復齋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齋日記

許浩著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復齋日記

許浩著

會稽王晃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絶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畫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羯鼓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庸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大賞之

僧玘大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求墮

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柰何爲此對玘曰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上頗開其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憙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絶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

半與與俱殞壽服祔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俱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已不敢應　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　制誥之事付之館閣

永樂間解縉以章登　極詔稱　肯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蒼寧妻報被虜圓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

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城固守及隣近諸城

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顧曰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荣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荣命去子字單名荣即　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　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内未嘗以宣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攬威權焉荣後諡文敏三楊心迹大抵相同而文敏才實過敏機務總至斷決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繫徽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寘諭曰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尤不若今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

以授御史歸真疏入報待罪有詔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貸報願聞出於文敏會榮酒負欽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軍政脩明

末樂間倭賊二千餘人駕海艘數十過望海堝登岸公令都指揮徐剡伏兵山下百户姜陰率壯士先焚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鳴鼓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披髮旗舉鳴砲伏盡起合擊倭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内乃開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揮衆追逐斬首千餘級生擒幾百人無人得脫者事聞進封麾下皆進秩先是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太倉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俱置備倭官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烽堠雖置人終老不見驚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衆將
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
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
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既已出而爾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豈非爾賣我乎命引出
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
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
全之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殴之
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
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

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
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爲之　勅守臣特祭於其家
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
述贈　太子少保謚文肅

京中有鬻菜夫鬻豆芽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
就其笥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笥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
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戚乎今吾將孕彼
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
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經得之甚喜勞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
夕賣菜妻產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
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即沒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缸報於失銀

者其婦亦產一女歸於其男相與同爲曾易甯衆妻亦賢乎哉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皆嘗詠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客窗
架石我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初潑墨鴈過還成
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温州章貳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請
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
某氏爲擡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復立舊　太子恐貽
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我雖爲
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官終
泰某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

方姐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邊東夜出兵襲殺文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戶部尚書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衛獄臣鞫之無實送都察院直休之以威竟坐謫遠邊戍既而文直懷忿冤三萬準憲屠殺官軍二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珝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皇為對詔謫強戍而鉞不問鉞既得志尚書王鉞慕之因說直北虜可襲願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海子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　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捲

襲以荅邊釁三萬之寇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怒曰虜在近地不行進討　朝廷蓄養汝輩爲吾脚間之於　上寧惧得罪即馳還候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馬皆走鉞軍亂其交戰乘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不暇取也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悉之諸內侍其教優人之爲淨者盛飾如直之壯高視濶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淨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斯模樣有甚本領　爺爺愛你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號曰不及不及但我會斬殺副末曰你敢是韓信淨復號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

及不及副未曰你不及如何得　爺爺愛信坤曰你不知我爾隻手有兩箇月因舉左手月這是陳鉞又舉右手月這是王鉞　憲廟大笑因疑直會虜憤威寧之役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兒亦殘城言者論直筆起釁之罪俱坐貶謫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甫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各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幷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

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之後頗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齎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其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矣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驥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既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聘亦坐是尋寓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關西都御史陝家宰三原王公爲其官蕭禎及其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禎與某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果云

吾邑滑壽字伯仁號櫻寧工古文詞書學訂正靈樞素問錯簡著難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立效秋日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雞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塔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

以水煎而飲之未登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櫻亭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妊已十月而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其神效多類此今南昌太守宗源其姻孫也

喜邑石川王貴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爲讐家所誣謫戍門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石頭城西笛嗚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泪珠滴滿琅玕痕夢恍平分海天月亦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志家欲齊患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線微爾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妻并誦母弟妹倉皇立兩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當柰何萬里一身行負戈朔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堅地如雪多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宛即埋沒

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夫四海當遨將常念行人遠行役天寒早寄烏貂裘烏貂裘兮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遥憐寒夜碧窓前一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忌任監察御史咸澗宇文端任翰林院編修負才使氣醉尤甚人皆憚之丁內艱服闋赴京舟夜行峽山江見神人七人皆乘馬炬列前後舟人皆恐文端徐曰不桑將軍兄弟耶來應飲吾文耳吾當為之糸皆不見及登驛舟波錢唐忽起而揖遜曰爾來朝奉乃坐我翰林編修上即舟人無所見皆怪之至即而卒

貴州思南有山曰龍峯居大山中其形若龍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獼猴巢於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者取其孝也

子弟尚寶丞淵謫思南聞其上人言如此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後位時石亨等文致于謙王文之罪以援立外藩為言蓋指之也　英廟特詔來朝宴賜甚厚其過洛時諸父老遮道泣訴按察使王槩之善被誣繫錦衣衛獄乞王救之王因沿途詢於人無不冤之王心許為之言一日賜宴歡甚王避席請曰臣有一公事為冤頗俯納之　上驚異曰何事王遂述洛中父老遮請之故與沿途人稱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立命法司與辯遂雪因有大用槩意尋召為大理卿陞刑部尚書王辭歸　上送之于門外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望治願　陛

下以省刑爲意　上拱手曰謹領

正統間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爭之不得遂命王忠毅公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楊文貞公贈詩曰楊生青雲姿文彩耀白簪腰間龍泉劒別我有遠適吾閩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奸謀而有成明明垂簡冊如何才知士宏議薄古昔懷忽忽遠圖急功得幸局寧論萬里行糗糧頂儲積漢廷所遣將孰是趙充國子行職替襄毘勉攄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蓋其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南方之人大病公蓋已先見云

閣老廬陵陳文簫簫不餒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乂來取公一夜乂挽之公不肯去一曰彼將望陛太師柱

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爲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爲閻羅王夜又嘆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鹽王而何聞者絶倒及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至此衆論翕然特改例而謚之曰莊靖其後永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於衆望或述輟耕録所載或人譏史帥語意謂人曰昨新閣老入閣閣中吏請循故事祀皐夔稷契劉曰陳先生不祭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未見輟耕録事相傳爲笑

正統十四年虜先來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在在有盜賂梗不通以保于公募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沈信願募請五百以保嫌其請以范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以保壯而遣之因請給兵部禁約榜文沿途昭揭夜即正營警候嚴整盜賊屏息人馬通行如故

少保錄其功陞都指揮使從教閱信強力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息才出門即趍候於道左少保夫倚信之　英廟復位石亨等素嫉其附少保指為黨棄市人皆憫之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德驛亡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迓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人班中一人謹曰前定前定則陝西和簡二科前嘗豪中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也馬京之說信乎有之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濟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詔遣都御史

劉大夏總兵官太監發兵數萬修築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
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何決張秋邑井淪乍聞不覺淚沾巾不
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慮別
無津誰將此意聞當道免使吾民嘆苦辛其造祀神時所焚幣帛
灰燼有人頭之狀按察使楊茂元呪請取回太監總兵官以省浮
費而專用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忻肯諭同知長
沙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畧　英廟愛之特授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
一夕夢至岱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勛
尉鄰君某某乃不識耶因至塔下仰問功名之事岱神目一僧下
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之

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窘以語家人則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爲參將分駐欲安置則公解皆爲巡撫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館于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王公志存建勛而周公自入於夢也

景泰元年與廣寧伯劉安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招守臣出見議事劉邀公同出公曰君父之召義當出見然僞情巨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賀令圖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得也先疑因得迎復　上皇悅命加封劉爲侯給事中兼盛劾之事寢後劉竟封侯而公罷廢至

成化間始復用録前後功進再為伯憂所聞岳祠僧言果不爽云
閩老淳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平業太學歲乙丑再試憂
至岳祠祈問兴否神自判官閱籍云皆有首商喜趨出廡下見神
吏械數人來内一人乃從遊於太學儒士餘姚潘叔荣也呼之不
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試迭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陜州訓
導未任而卒嘗天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復齋日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許浩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